

**JLSLS**

*Journal of Language Situation and Language Service*

*JLSLS, Vol. 1, No. 1, 2025, pp.61-72.*

**Print ISSN: 3078-3755; Online ISSN: 3104-5065**

**Journal homepage: <https://www.lslsjournal.com>**

**DOI: <https://doi.org/10.64058/JLSLS.25.1.06>**



## 民族地区国家通用语言社区模型构建与“推普”策略

赵 静 (Zhao Jing), 周立涛 (Zhou Litao)

**摘要:** 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要加大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推广力度, 把民族地区、农村地区作为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推广普及的重点。民族地区语言生态环境复杂多样, 如何根据不同地区语言生活特点, 实施“一地一策”国家通用语普及攻坚工作, 探索根据不同群体多样化、差异化需求, 有针对性地设计相应推普策略, 以提升推普工作质效, 是当前亟需解决的一个问题。新时期推广国家通用语工作, 有必要从具体的社区语言生态环境出发, 根据社区语言生活特点, 建构国家通用语社区模型, 并针对社区模型中的不同圈层学习者的特点, 实施差异化的国家通用语推广策略。让学习者从具体语言生活实践情境中, 通过研究和解决言语社区所面临的语言生活问题, 来建构二语知识体系。从而有效实施分地域、分群体、分层级的民族地区国家通用语推广工作, 提升推普工作质效。

**关键词:** 民族地区; 言语社区; 国家通用语推广

**作者简介:** 赵静, 通讯作者, 西南交通大学人文学院教授。研究方向: 社会语言学、修辞学。电邮: zhaojing@swjtu.edu.cn。周立涛, 成都市金沙小学教师。研究方向: 应用语言学。电邮: 1005411984@qq.com。

**Title:** Construction of National Common Language Community Models and Promotion Strategies for Mandarin in Ethnic Regions

**Abstract:** The report of the 20th National Congress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emphasizes the need to increase the promotion of the national common language and script, and to make ethnic and rural areas the focus of promoting and popularizing the national common language and script. The language ecological environment in ethnic regions is

complex and diverse. How to implement the “one place, one policy” national common language popularization campaign based on the characteristics of language life in different regions, explore targeted design of popularization strategies according to the diverse and differentiated needs of different groups, and improve the quality and efficiency of popularization work is an urgent problem that needs to be solved. It is necessary to promote the national common language in the new era by starting from the specific community language ecological environment, constructing a national common language community model based on the characteristics of community language life, and implementing differentiated strategies for promoting the national common language according to the characteristics of learners in different circles in the community model. Enable learners to construct a second language knowledge system by studying and solving language life problems faced by the language community from specific language life practice contexts. Thus, effectively implementing the promotion of the national common language in ethnic regions by region, group, and hierarchical levels, and improving the quality and efficiency of the promotion work.

**Keywords:** ethnic regions; speech community; national common language promotion

**Author Biography:** **Zhao Jing**, Corresponding Author, Professor, Southwest Jiaotong University. Research: Sociolinguistics, Rhetoric. E-mail: zhaojing@swjtu.edu.cn. **Zhou Litao**, Teacher at Chengdu Jinsha Primary School. Research: Applied Linguistics. E-mail: 1005411984@qq.com.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需要加大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普及推广力度。在当前推广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过程中，要聚焦重点区域，把民族地区、农村地区作为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推广普及的重点，并且要积极探索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推广普及的创新路径（刘朋建，2022）。民族地区语言生态环境复杂多样，如何根据不同地区语言生活特点，实施“一地一策”国家通用语普及攻坚工作，探索根据不同群体多样化、差异化需求，有针对性地设计相应推普策略，以提升推普工作质效，是当前亟需解决的一个问题。本文以川西藏区康定普沙绒乡言语社区为个案，探讨如何从具体的社区语言生态环境出发，让学习者从具体语言生活实践情境中，通过研究和解决自身和社区所面临的语言生活问题，来建构二语知识体系。通过系统考察和分析普沙绒乡言语社区的语言生活特点，建构普沙绒乡国家通用语社区模型，提出针对社区模型不同圈层学习者的差异化的国家通用语推广策略。以期为实施分地域、分群体、分层级的民族地区国家通用语推广提供借鉴。

## 一、社区语言生活与语言教育

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随着社会文化理论在二语习得领域的兴起，研究者发现，即使缺乏正规语言教育，学习者通过大量接触和理解性输入也能掌握第二语言。这一自然习得现象引发了对外语教学生态学的探讨，形成了“生态外语教学”理论。该教学法认为，外语知识的构建是个体在社会环境和历史经验中互动的结果，是一个动态、开放的自我调节系统。它反对二元对立，支持多元主义，挑战传统的教师和教材中心的教学模式。认为语言习得不仅依赖于课堂输入和记忆，还需要学习者主动构建和组织知识，建立平等的对话和合作关系（李建中，2014）。生态外语教学理论强调学习者在学习过程中身份的动态建构，认为第二语言习得不仅涉及语言知识的积累和语言技

能的掌握，还涉及学习者在特定社会文化背景下的身份认同和建构。生态语言学视角下的第二语言教学，其最终目标是实现价值认同与身份转变。因此，生态语言教学法应用生态整体理论来解决教育问题（彭炜南，2023）。认为语言学习环境构成一个复杂的生态体系，语言学习不仅涉及学习者有意识的语言输入和输出，还涵盖了学习者与环境之间的互动过程。因而生态语言教学法把视线从“去背景”的抽象理论拉回到具体的教育情境中，转向特定实践情境中的特定的学习者个体。学习内容也从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抽象语言理论，转向研究和解决学习者自身所面临的纷繁复杂的语言生活问题。

社区语言教育指的是那些在学校课程之外的语言推广或培训项目，它们不属于国家公共教育体系，具有自发性和非定期性的特点，是语言教育和习得的一种补充形式。社区语言教育使“具有基本语言能力的母语习得者在社区母语的环境下获得、强化与提升语言能力的过程，也就是语言观念萌生、形成和定型的过程。”（赵凤珠，2010, p.146）绝大多数学习者在幼年时期通过家庭环境自然习得母语，并在村寨、社区、学校等不同场合中使用这些语言，从而提高语言技能，并逐步培养出特定的语言意识和观念。“在少数民族地区，学校与社区两大系统形成的双语、双文化、双环境的多重交互活动，成为学生和具体学习环境之间的中介。学生通过对学校与社区的平衡，利用两种语言、符号、活动等极为复杂的中介对自身知识经验和外在信息进行重组，构建自己的知识结构，并通过课程内容学到社会活动技能，影响他们所处的社区。”（白杨等，2021, p.59）可见，社区教育与学校教育之间存在着密切的联系。学校中学到的语言知识和社区中学到的语言知识技能共同构成了学生自身的语言知识体系，同时，他们将所学的知识和技能在社区语言生活实践中进行运用。社区语言教育“虽然发生在正规教育之外，但它体现了语言学习的社会性和实用性特点。这种教学方式虽然存在于国家义务教育体系之外，但其影响却渗透到语言学习的各个方面。”（赵守辉，2008, p.122）因此，要充分发掘社区语言教育资源，形成学校、社区的教育合力，才能更好的推广国家通用语，同时培养“民汉兼通”的人才。

在民族地区推广国家通用语，除了现有的学校语言教学资源的，深入发掘并利用社区中的语言教学资源就很有必要。将国家通用语教学从学校的有限空间扩展到更广阔的社区实际生活环境，将教学内容与学生生活或社区环境联系起来，将在地资源，或者只能在所在社区挖掘到的资源，融合到教学中。把国家通用语推广与地方性知识联系起来，引导学生积极参与社区语言调查与语言实践。在语言实践过程中，形成学习共同体，共同探究对当地社区至关重要的语言生活议题，解决当地社区急需解决的语言生活问题。如语言文字使用问题、生态环境、家族迁移史、语言生态问题等等。

## 二、民族地区言语社区调查与国家通用语社区模型建构

游汝杰等（2016）指出，对于言语社区，不同社会语言学家意见不一，但可以从三个方面来定义，分别是：有相同的语言变项的运用特征；有一定的交往密度；自我认同。言语社区可以是单语的，也可以是双语或多语的。言语社区可以大到国家、公会，小到集团等，其范围也是可大可小的。以下以川西藏区康定普沙绒乡为个案研究，通过系统考察和分析普沙绒乡言语社区的语言生活特点，建构普沙绒乡国家通用语社区模型，提出针对社区模型不同圈层学习者的差异化的国家通用语推广策略。

### （一）川西藏区普沙绒乡言语社区语言生活调查

普沙绒乡地处甘孜州康定市西南部，辖区面积 650.46 平方千米。处于高山峡谷地带，为半农半牧地区，平均海拔 3200 米。当地主要是藏族支系之一的木雅藏族的聚居区，共有 530 户 2576 人。由于地理位置相对封闭，相较于周边乡镇，该地区的商业贸易和旅游业发展均显滞后，在一定程度

上保持着较为传统的生活方式和社会结构。

本研究共发放调查问卷 130 份，回收有效问卷 121 份，有效回收率 93.1%，所收集样本数量占当地总人数的 5.0%。从性别构成来看，其中男性 65 人，占 53.7%，女性 56 人，占 46.3%。从年龄分布来看，年龄在 10-34 岁（青少年）的共 65 人，占 53.7%，年龄在 35-60 岁（中年）的共 39 人，占 32.2%，年龄在 60 岁以上（老年）的 17 人，占 14.1%。以下分别从语言使用、语言态度、语言能力几方面考察当地的语言生活状况。

普沙绒乡的语言使用情况如下表 1 所示：

表 1：普沙绒乡言语社区成员语言使用情况（N=121）  
(Table 1: Language Use Among Members of the Pusharong Township Speech Community N=121)

语言使用	人数	百分比
木-康-川-普	30	24.8
木-康-普	6	5.0
木-康-川	10	8.3
木-普-川	10	8.3
康-木-普	3	2.5
康-木-川	5	4.1
康-普-川	4	3.3
木-康	6	5.0
木-川	3	2.5
木-普	8	6.6
川-康	3	2.5
川-普	1	0.8
木	19	15.7
康	1	0.8
川	2	1.7
普	3	2.5

从整体上看，当地交际语言有木雅语、藏语康方言、四川话和普通话等，大多数被调查者日常生活中均使用两种及两种以上的语言或方言进行交际。经比例累计，使用木雅语、藏语康方言、四川话和普通话交际的比例分别为：82.8%、56.3%、56.3%、53.8%。可见，大多数普沙绒乡言语社区成员在日常生活中会根据交际场合，交际对象的不同，选择多种语言或方言来完成交际。

普沙绒乡的语言态度如表 2 所示，主要从情感态度、认知态度和行为倾向三方面对普沙绒乡言语社区成员的语言态度进行分析。设计采用李克特五度量表法，包含五个不同程度的评价选项，分别是“非常不”“比较不”“中立”“比较是”以及“非常是”，这五个选项分别对应 1 分、2 分、3 分、4 分和 5 分的分值。均值越高，表示社区成员对该语言或方言的态度越积极；反之，则越消极。

表 2: 普沙绒乡言语社区成员语言态度均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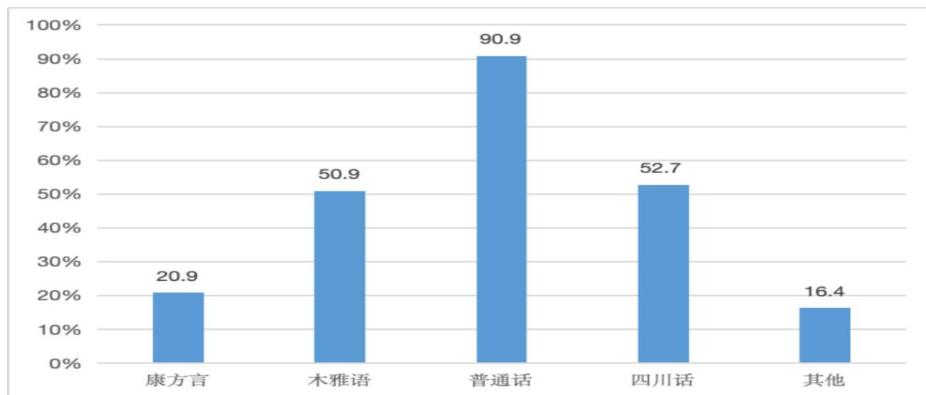
(Table 2: Mean Values of Language Attitudes Among Members of the Pusharong Township Speech Community)

	好听	亲切	社会影响	有用	有身份	均值
康方言	3.02	3.1	3.28	3	3.36	3.15
木雅语	4.4	3.85	2.97	3.4	3.49	3.62
四川话	3.27	3.36	3.51	3.52	4.01	3.53
普通话	3.5	3.79	4.76	4.69	4.27	4.20

从表 2 可知, 社区成员对普通话持有非常积极的语言态度, 语言态度均值位居第一。而木雅语作为大多数社区成员的母语, 在“好听”和“亲切”这两个层面的得分较高, 但在“有社会影响”方面的评分则相对较低。

总的来看, 社区成员无论是对普通话的情感态度, 还是对普通话的社会地位和经济价值等方面都有着积极的认同。而母语木雅语则主要是作为维系家庭情感、体现木雅人身份的重要作用, 社区成员对木雅语的情感认同更强, 但也认识到社会影响力和有用性方面都不及普通话。

另外, 语言态度的行为倾向反映了语言使用者对于学习或运用某种语言或方言的规划与意愿。如图 1 所示:



(Figure 1: Language Learning Expectations of Pusharong Township Speech Community Members for Their Children)

由图 1 可知, 社区成员对其子女未来语言能力的期望呈现出多样化特点。值得注意的是, 高达 90.9% 的人都期望自己的孩子能够掌握普通话, 这反映出普通话在社区成员心目中的重要地位和接受度。社区成员普遍期望自己的子女能够掌握普通话, 以更好地融入社会。

普沙绒乡语言能力情况, 根据图 2 “普沙绒言语社区成员的语言掌握情况”, 通过累积计算出掌握各种语言或方言的人数排序为: 木雅语 (81%) > 康方言 (59.5%) > 普通话 (57%) > 四川话 (52.9%)。可见, 掌握木雅语的人数比例最高, 掌握康方言、普通话、四川话的人数比例接近, 都达到了 50% 以上。从掌握语言及方言的数量来看, 大多数被调查者均具备两种及两种以上的语言能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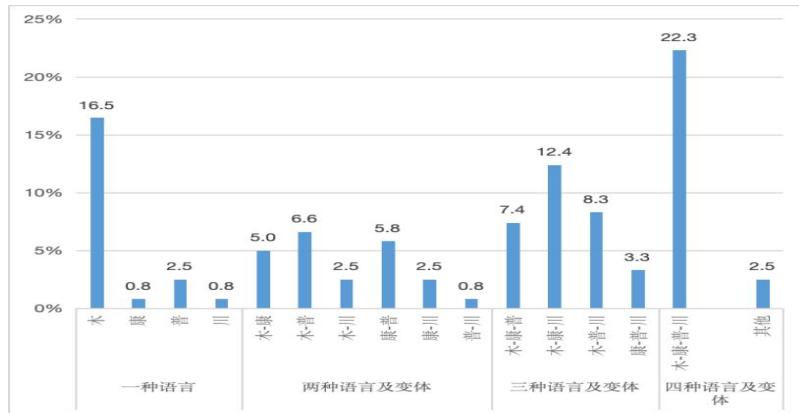


图 2: 普沙绒言语社区成员的语言掌握情况

Figure 2: Language Proficiency of Members in the Pusharong Speech Community

普沙绒乡各语言或方言的掌握程度如下表 3 所示:

表 3: 普沙绒乡言语社区成员语言掌握程度 (%)

(Table 3: Language Proficiency Levels of Members in the Pusharong Township Speech Community)

	木雅语	康方言	普通话	四川话
1 能流利准确地使用	84.3	27.3	34.7	41.3
2 能熟练使用但有些音不准	3.3	8.3	23.1	15.7
3 能熟练使用但口音较重	1.7	4.1	10.7	9.9
4 基本能交谈但不太熟练	5.0	11.6	5.0	9.9
5 能听懂但不太会说	1.7	11.6	6.6	3.3
6 能听懂一些但不会说	2.5	5.8	4.1	4.1
7 听不懂也不会说	4.1	33.1	14.0	9.1

据表 3 所示, 木雅语作为受访者的母语, 有高达 84.3% 的受访者能够熟练且准确地使用, 仅有 4.1% 的受访者表示既听不懂也不会说该语言, 据访谈可知, 这部分被调查者均出生在族际婚姻家庭之中。在普通话的掌握程度方面, 34.7% 的被调查者能够流利准确地使用, 33.8% 的受访者虽然能够熟练使用但有些音不标准, 另 10.7% 的受访者能熟练使用但口音较重。然而, 仍有 14% 的受访者表示既听不懂也不会说普通话。

普沙绒乡文字掌握程度如下表 4 所示:

表 4: 普沙绒乡言语社区成员文字掌握程度 (%)

(Table 4: Literacy Proficiency Levels of Members in the Pusharong Township Speech Community)

	读		写	
	能读书看报	看不懂	能写文章或其他作品	不会写
藏文	59.5	40.5	57	43
汉文	77.7	23.3	66.9	33.1

从表 4 可知, 被调查者的读、写能力基本一致。但在阅读和书写汉文方面的表现优于藏文。然而, 仍有一定比例的被调查者存在“看不懂”和“不会写”的情况。

### (二) 普沙绒乡言语社区语言生活的特点

通过调查可知, 普沙绒乡的人口结构主要以木雅藏族为主体。从职业构成来看, 大部分社区成员为农民。还有部分社区成员为商人、教师、公务员、工人。普沙绒乡言语社区的语言资源主要有当地的“地脚话”——木雅语、区域性通用语——四川话、族际通用语——藏语康方言, 以及国家通用语——普通话。在语言使用方面, 在家庭域中, 木雅语占主导地位; 在生活域中, 与本民族交际时, 木雅语占比最高, 在与外民族和陌生人交际时, 普通话占比最高; 在集市、医院等场合, 四川话的占比最高; 在学习域中, 普通话使用比率较高。从语言态度来看, 社区成员对普通话的语言态度, 无论是情感态度、认知态度和行为倾向都非常积极, 语言态度均值在各语言中居第一。从语言能力来看, 当地大多数被调查者都是双语或多语者, 具备两种或以上的语言能力。

### (三) 基于普沙绒乡言语社区的“国家通用语社区模型”建构

基于对普沙绒乡言语社区语言生活的分析, 参考全球华语社区模型理论 (徐大明等, 2009), 构拟出“普沙绒乡言语社区国家通用语多圈模型”, 如下图 3 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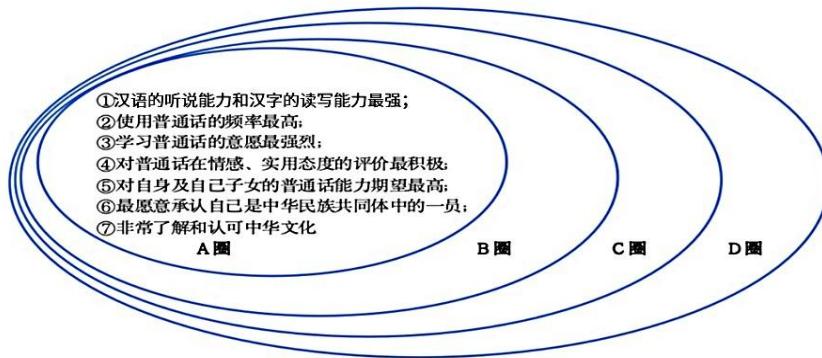


图 3: 普沙绒乡言语社区国家通用语多圈模型

(Figure 3: Multi-Circle Model of the National Common Language in Pusharong Township Speech Community)

“普沙绒乡言语社区国家通用语多圈模型”将划分社区成员圈层归属的标准分为七大标准, 分别为: 普通话的听说能力和汉字的读写能力、使用普通话的频率、对普通话的学习意愿、对普通话的情感态度和实用态度评价、对自身及自己子女的普通话能力期望、是否愿意承认自己是中华民族共同体中的一员, 以及对中华文化的了解和认可程度。涉及到对语言能力、语言行为、语言态度、身份认同、文化认同等方面的考察。根据普沙绒乡言语社区成员在上述标准中的表现差异, 分别将其纳入 A、B、C、D 等圈层, 其中 A 圈层为核心圈层, B 圈层为次核心圈层, C 圈层为外围圈层, 以此类推。

A 圈层中的社区成员符合以下标准: ①能听懂普通话、能熟练地说普通话, 具备较强的汉字读写能力; ②普通话的使用频率非常高, 基本能在所有场域使用普通话完成交际活动; ③学习普通话的意愿非常强烈; ④对普通话的情感认同和实用价值认同非常高; ⑤非常希望自身及自己的子女掌握标准的普通话; ⑥认为自己是中华民族共同体中的一员, 同时也认可自己作为木雅人的身份; ⑦非常了解和认可中华文化。

B 圈层中的社区成员标准如下: ①能听懂普通话、能比较熟练地说普通话, 具备一定的汉字读写能力; ②使用普通话的频率较高, 在大多数场域中能使用普通话完成交际活动; ③学习普通话的意愿比较强烈; ④对普通话的情感认同和实用价值认同较高; ⑤比较希望自身及自己的子女掌握标

准的普通话；⑥比较愿意承认自己是中华民族共同体中的一员，但更认可自己作为木雅人的身份；⑦比较了解和认可中华文化。

C 圈层中的社区成员标准如下：①能部分听懂普通话、能说一些普通话；②使用普通话的频率不及使用本民族语的频率，在部分场合中能使用普通话交际，但更倾向于使用本民族语；③认为学不学习普通话都可以，学习普通话的意愿不强；④对本民族语的情感认同和实用价值认同更高；⑤自己和自己子女掌握普通话都可以；⑥只认可自己作为木雅人的身份，不认为自己属于中华民族共同体；⑦不太了解中华文化及其文化内涵。

由此类推，根据以上标准将普沙绒乡社区成员纳入不同的圈层中，当然，社区成员对国家通用语的认同随着各种主观因素和客观因素的影响会呈现出动态变化的特点，社区成员并不是固定在某一圈层，可能会随着认知的变化和普通话能力的加强进入其他圈层。“普沙绒乡言语社区国家通用语多圈模型”的评估指标主要涉及语言能力、语言行为、语言态度、文化认同和身份认同五要素。为便于操作，每一要素可以进一步细分，如语言行为可下分为三个分项：社区成员在家庭域使用普通话的频率、在生活域使用普通话的频率、在学习域使用普通话的频率；语言态度可分为两个分项：对国家通用语的情感和认知态度、对国家通用语的行为倾向；语言能力可分为两个分项：国家通用语掌握程度，国家通用文字掌握程度；身份认同和文化认同的分项分别对应是否认为自己属于中华民族共同体中的一员、对中华文化的认可和了解程度。如下表 5 所示：

表 5：普沙绒乡言语社区国家通用语多圈模型评估指标  
(Table 5: Evaluation Metrics for the Multi-Circle Model of the National Common Language in Pusharong Township's Speech Community)

要素	分项	评价 (得分)
语言行为	在家庭域使用普通话的频率	非常高 (5) 较高 (4) 一般 (3)
	在生活域使用普通话的频率	较低 (2) 非常低 (1)
	在学习域使用普通话的频率	
语言态度	对普通话的情感因素和认知态度	非常积极 (5) 比较积极 (4) 中立 (3)
	对普通话的行为倾向	比较消极 (2) 非常消极 (1)
语言能力	具备非常强的语言文字能力 (5)	具备比较强的语言文字能力 (4)
	具备一定的语言文字能力 (3)	语言文字能力比较差 (2)
	语言文字能力非常差 (1)	语言文字能力 (1)
身份认同	作为中华民族共同体中的一员的认同程度	非常认同 (5) 比较认同 (4) 有清晰的认识，有一定的归属感 (3) 有一些认识，但不够深刻和明确 (2) 对自己的身份感到迷茫 (1)
	对中华文化的了解和认可程度	非常认同，无比热爱和自豪 (5) 比较认同 (4) 有较为全面地了解 (3) 有一定的了解 (2) 了解甚少 (1)

### 三、基于“国家通用语社区模型”的社区国家通用语推广

根据判定社区成员处于核心圈层、次核心圈层、外围圈层的标准，国家通用语多圈模型中各个圈层的差异如下表 6 所示：

表 6：国家通用语多圈模型中各圈层的差异

(Table 6: Differences Between Layers in the Multi-Circle Model of the National Common Language)

核心圈层（A圈层）	次核心圈层（B圈层）	外围圈层（C圈及C圈以外的圈层）
语言能力	非常强	较强
语言使用频率	非常高	较高
语言态度	非常积极	比较积极
身份认同	非常高	较高
文化认同	非常高	较高

针对核心圈层（A圈层）的社区成员来说，其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听说读写能力较强，普通话的使用频率非常高，在绝大部分场合都使用普通话、对国家通用语的认同程度非常高、认可自身属于中国民族共同体中的一员的身份，对中华文化的认同程度非常高。因此，在社区语言教学与国家通用语推广中，应该以推动核心圈层的社区成员运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传播本民族文化为侧重点，达到通过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推广本民族文化的目的。

针对次核心圈层（B圈层）的社区成员来说，其具备一定的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听说读写能力、在部分场合会使用普通话、对国家通用语的认同程度比较高、认可自身属于中华民族共同体中的一员，但更认可自己是木雅人的身份，对中华文化的认同程度比较高。因此，在社区语言教学与国家通用语推广中，应该以进一步强化次核心圈层中社区成员的中华文化认同为侧重点，以文化教学和文化活动提升对中华文化的理解，强化其中华民族共同体身份认同，促进其由次核心圈层进入核心圈层。

针对外围圈层（C圈及C圈以外的圈层）的社区成员来说，其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听说读写能力不高、使用普通话的频率较低、对国家通用语的认同程度也比较低、只认可自己作为木雅人的身份，不认为自己属于中华民族共同体中的一员，文化认同也较低。因此，在社区语言教学与国家通用语推广中，要进一步强化其国家通用语的基础素养为主要目的，应该以增强社区语言教学的实用性为侧重点，也就是说，要在社区教学与国家通用语推广中以实用性教学为主，提升外围圈层的社区成员的普通话使用频率，促进其由外围圈层进入到次核心圈层中。

### （一）针对核心圈层的国家通用语推广策略

由于核心圈层的社区成员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运用能力非常强，且国家通用语认同和中华民族共同体身份认同程度非常高，所以核心圈层的教学目标是培养双语双文化人。在国家通用语推广中，应注重培养他们使用国家通用语输出本民族文化的能力，不仅可以促进本民族文化的传承，也能增进与其他民族文化的沟通交流。

在教学法上，可以采用任务型教学法，让学习者在完成任务的过程来学习语言。强调在“做中学”和“用中学”，且在教学过程中设置多个“任务链”，任务之间相互衔接，具有统一的主题。在教学主题方面，李泉等（2023, p.38）提出，“对中外学生中国文化教学的内容采取当地化、就近化的取向，即利用教学对象所在地的文化资源进行现场教学。”应紧密结合普沙绒乡独特的本土特色，比如介绍藏历新年、沐浴节、望果节、转山节、赛马节等木雅藏族的传统节日等。以“介绍藏历新年”活动任务为例，从藏历新年的由来，习俗等方面进行介绍，并在抖音、微博、公众号等网络平台进行发布。“介绍藏历新年”又可以分为若干“任务链”，比如在迎接藏历新年时，民众会准备许多年货，比较重要的有远古图腾标志“羊头”挂饰、一种由菜油或酥油和面粉制作的藏式糕点“卡塞”、形状不同的油炸面食“碟嘎”、被称为吉祥物的“卓索切玛”等；还有木雅藏族的

地方传统习俗，例如，藏族人民的“古突之夜”“取圣水”、藏历新年的娱乐活动传统体育项目、锅庄等。在一个个任务完成的过程中，激活学习者学习的热情和主动性。此外，还可以创建以“每日一句民族语”“木雅语展示厅”为名的公众号和微信群，教大家说木雅语。

总之，核心圈层的社区成员应成为传播木雅藏族文化的中坚力量，通过社区语言教学与推广活动，让这部分社区成员利用网络媒介，以国家通用语为语言工具，推动木雅藏族文化传播扩散，增强核心圈层社区成员的民族情感、文化责任感和文化自觉性。

### （二）针对次核心圈层的国家通用语推广策略

由于次核心圈层的社区成员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运用能力比较强，且对国家通用语的语言认同程度比较高，但在身份认同方面更认可自己的木雅人身份。所以在进行社区语言教学与推广中，应该以进一步提升他们的中华文化认同为主要目标，强化其作为中华民族共同体中的一员的身份认同。据研究，在学习二语时，学习者如果出现了归附倾向，会明显地保持主动的参与动机和持久的学习热情，其学习成绩往往比那些只有实用动机的学生好（唐智芳，2021）。所以提高次核心圈层社区成员对中华文化的认识，也有利于促进其普通话能力提高。

针对次核心圈层的社区成员，在社区语言教学与推广中，首先，要采取恰当的语言与文化结合的教学方法，以跨文化教学为主。从跨文化教学出发，将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与普沙绒乡的传统习俗、节庆文化等进行比较与分析。通过这种对比，揭示出不同文化之间的内在关联和共性，帮助社区成员更加深入地认识和理解中华文化的内涵。通过这种方式，不仅能够促进社区成员对本土文化的认同，还能够提升对中华文化的认知。例如，选取节庆文化，比较中国传统节日端午节、中秋节与当地的转山节、沐浴节之间相同的和不同习俗，以及这些节庆文化之间的联系，利用视频、教师讲解或学生口述的方式，让学生分享或复述关于这些节日的故事。还可以选取节气文化，与当地捡菌子、摘虫草的农业生产生活相结合，让学生谈谈不同节气对普沙绒乡农业生产生活的影响。在实践环节，可以进行体演文化活动，鼓励学生亲身参与和体验，模拟中秋全家吃月饼、赏月等场景，或者进行拜年活动等，设计体演活动脚本让民众分角色进行扮演。这样不仅能锻炼其国家通用语的听说能力，还能增强社区成员对我国传统文化的了解，帮助其建立文化多元化的观念。

总之，次核心圈层的社区成员对其作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身份认同不强，因此，在国家通用语推广过程中，应注意提升社区成员的公众责任感和国家认同意识。

### （三）针对外围圈层的国家通用语推广策略

由于外围圈层的社区成员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运用能力较弱，对国家通用语的认同度较低。所以在进行社区语言教学与推广中，应该以增强普通话教学的“实用性”为主，将社区教学与技能培训相结合，开展“技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教学，增强其普通话使用频率和能力，强化外围圈层民众的学习积极性。

据《康定年鉴》统计，普沙绒乡脱贫攻坚中，政府部门通过实地参观的方式，先后组织旅游服务、居民接待、种养技能培训等各类培训9次，培训人员达1500余人次。7个村共举办农民夜校培训189期，培训6710余人次（康定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2019）。政府部门以技能培训助力当地群众脱贫。结合当下川西地区旅游业的迅速发展，以及普沙绒乡少数民族特色村落旅游发展的需要，针对外围圈层的社区成员，可以围绕“旅游+国家通用语”教学为主题开展社区语言教学推广，这样不仅能保证社区语言教学与推广的实用性，也有利于提升社区成员在日常生活中使用普通话的频率。

针对外围圈层的社区成员来说，他们在日常农业生产生活中使用国家通用语的语境较少，使用木雅语基本能满足在所有场域的日常交际需要。而正是由于缺乏使用普通话的语境，所以其普通话使用频率较低，普通话能力也相对较弱。所以，针对外围圈层的社区成员的社区语言教学可以采取

情景教学法。有学者提出了“职业汉语情境”的概念（杜修平等，2023），针对普沙绒乡言语社区，也要创设“技能+国家通用语情境”，尽可能地创造贴合真实环境的教学环境。

教学应以口语训练为主，适应民众的语言水平。坚持优先训练社区成员口语能力的原则，以简单的日常交际用语学习为主开展教学和推广，增强民众使用普通话进行交际的需要。同时，实用性的社区语言教学也不仅限于“旅游+国家通用语”，可根据民众的实际需求，分期分批次开展“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教学+技能”相关的教学与推广工作，例如“语言教学+养殖”“语言教学+农作物种植”等专题。教学推广工作切实地与这部分民众的生活和工作诉求结合起来，让其感受到国家通用语对其生活的改变，才能增强他们学习普通话的积极性，从而提高其国家通用语言文字能力和语言认同。

本研究通过考察和分析川西藏区普沙绒乡的语言生活特点，以及国家通用语的使用状况和功能分布，建构普沙绒乡国家通用语社区模型，并探讨判定社区成员圈层归属的指标和评估方法。在此基础上，提出针对不同圈层学习者的差异化国家通用语推广策略。对于探索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推广普及的创新路径，探讨分地域、分群体、分层级的民族地区国家通用语推广模式具有参考价值。

**基金项目：**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环贡嘎山地区的语言生态与非主流语言教育研究”（项目编号：19BYY040）；四川省教育厅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四川学前教育发展研究中心科研项目（项目编号：CECER-2025-B04）的阶段性成果。

**Conflicts of Interest:** The authors declare no conflict of interest.

## References

- 白杨、巴登尼玛（2021）：“学校与社区互动要素探究——基于四川藏区学校与社区互动的考察分析”，《民族教育研究》(06):59-60。
- [Bai Yang,Palden Nyima (2021).“Factor Exploration into School community Interactions: A Survey of School community Interaction in Tibetan inhibited Areas of Sichuan Province.” *Journal of Research on Education for Ethnic Minorities* (06):59-60.]
- 杜修平、李梦迪、尹晓静（2023）：“‘中文+职业教育’融合模式的构建逻辑”，《中国职业技术教育》(09):24-25。
- [Du Xiuping,Li Mengdi,Yin Xiaojing (2023).“The construction logic on the integration mode of ‘Chinese+vocational education’”.*Chinese Vocational and Technical Education*(09):24-25.]
- 康定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2019）：《康定年鉴》。研究出版社。
- [Kangding Local Chronicles Compilation Committee (2019). *Kangding Yearbook*. Research Press.]
- 李建中（2014）：“生态外语教学论”，《外国语文》(02):169-172。
- [Li Jianzhong (2014). “On Ecology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Foreign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02):169-172.]
- 李泉、孙莹（2023）：“中国文化教学新思路：内容当地化、方法故事化”，《语言文字应用》(01):38-39。
- [Li Quan, Sun Ying (2023). “New Ideas in Teaching Chinese Culture: Using Local Contents and Teaching through Stories”. *Applied Linguistics* (01):38-39.]
- 刘朋建（2022）：“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 加大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推广力度”，《语言文字应用》(04):5-6。
- [Liu Pengjian (2022). “Deeply study and implement the spirit of the 20th National Congress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and intensify the promotion of the national common language and script”. *Applied Linguistics* (04):5-6.]
- 彭炜南（2023）：“国际生态学视角下英语教学研究热点与趋势分析——基于 Cite Space 知识图谱分析”，《英语广场》(36):77-80。
- [Peng Weinan (2023). “Analysis of Hotspots and Trends in English Teaching Research from an International Ecology Perspective: Based on Cite Space Knowledge Map Analysis”. *English Square* (36):77-80.]
- 唐智芳（2021）：《文化视域下的对外汉语教学研究》，湖南师范大学，学位论文。
- [Tang Zhifang (2021). *Research on Teaching Chinese as a Foreign Language from a Cultural Perspective*. Hunan Normal

University. Dissertation.]

徐大明、王晓梅（2009）：“全球华语社区说略”，《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02):136-136。

[Xu Daming, Wang Xiaomei (2009). “A Brief Introduction to the Global Chinese Language Community”. *Jilin University Journal Social Sciences Edition* (02):136-136.]

游汝杰、邹嘉彦（2016）：《社会语言学教程》。复旦大学出版社。

[You Rujie, Zou Jiayan (2016). *Sociolinguistics Course*. Fudan University Press.]

赵凤珠（2010）：“对傣族语言产生影响的诸因素——以嘎洒镇部分村寨为例”，《云南师范大学学报》(01):146-150。

[Zhao Fengzhu (2010). “The Factors Influencing the Evolution of the Dai Language: A Case Study of Some Villages in Gasa Town”. *Journal of Yunnan Normal University* (01):146-150.]

赵守辉（2008）：“语言规划国际研究新进展——以非主流语言教学为例”，《当代语言学》(02):122-136。

[Zhao Shouhui (2008). “The latest development in language planning theory with non-main-stream language teaching as a case study”. *Contemporary Linguistics* (02):122-136.]